

文博故事

谢之光“粗笔”画仕女

在文华堂,我们拜观了秘藏在此的大画家谢之光先生晚年所作的一批花卉、蔬果、山水精品画后,只见四十多年前的纸上明显地有一层朦朦胧胧的包浆。这时,陆大同小心捧出一幅珍藏极好的仕女画轴,对我们说:“这张是谢老作品中罕见写意人物精品。”谢之光人物画的传世作品有早年的月份牌、传统中国画工笔仕女,此幅《梅花仕女图》属于“粗笔”写意样式。画家以寥寥数笔勾勒一托腮倚窗的仕女,面对暗香袭人的梅花,神情微妙,正若有所思,人物头发用大块状浓墨一笔写出,衣褶线条也减到不能再减……以淡墨勾画出窗扉。窗下,对比着娇柔的仕女,一枝老梅斜插交错而过,以劲健有力的焦墨线条双勾写出,可谓笔精墨妙,出神入化。这种高度概括的表现形式,意蕴却格外的丰厚。

陆大同说,他第一次登门请教谢老,老人正在晒台上往自栽的菊花上泼淘米水浇花,浇完花,谢之光爽快地说:“来!画张梅花送你吧!”谢之光对齐白石意趣横生的画作反复研究,可谓五体投地,“文革”时,他去中国画院上班,说是补营养去了,在资料室里找画册,把白石老人画的构图用铅笔、圆珠笔简略地临描在纸上,晚上回家参照着画自己的作品,谢老最爱

金秋桂枝飘香时节,谢之光侄孙、舞台美术家谢同妙告诉我,上海人美即将出版《之光艺术》大型画册,要我陪同一行人到名画家陆大同的文华堂采访。



白石老人的构图奇险,寥廓的空间,形式的高度概括,再加上他自己的笔墨创作,逐渐形成谢之光的画风。谢老常说,画家写生是要画出事物的生气,而不仅是对景的照

抄,“栩栩斋”也成了谢老常用的画室斋名。学习传统中国画,就像蚕吃桑叶,要消化吸收后吐出丝来,倘若吐出的还是桑叶那就完了,学画亦然。

上海著名画家、美术评论家卢辅圣先生讲:“绘画图式有二种,一谓‘绘画之形象’,一谓‘形象之绘画’。‘形象之绘画’着意于‘趣’,主要通过形式趣味为媒介,而获得创作或欣赏过程自证自悟的心理体验。也就是说,创作过程本身成了目的,而不是或不仅是其最后成果。”绘画真正达到了自主,笔墨作为媒介成为绘画的本身,而不是仅仅作为材料,作为表达主题内容的工具。

谢之光的画,线条布局用色奇特,干干湿湿,浓浓淡淡、虚实实实,对比鲜明,很有玩味,表现出谢氏绘画技法特殊的墨韵与笔法,他作画的砚台特别粗,磨墨尤如砂轮一样,磨出的墨就特别浓,粒子很粗,砚台从来也不洗,新墨老墨、新垢老垢全粘在砚台上,他作画有的笔从来也不洗,用的是秃笔、坏笔,甚至用上剩有三管坏毛的排笔,利用笔管上仅有的几丝羊毫尖锋,蘸上浓墨、焦墨、宿墨,混蘸点清水,随意发挥,别有清趣的葡萄、葫芦、花卉,深得粉丝们的喜欢!谢之光有时画画累了,走下楼去与他的学生陆康一起散步,在山海关路边的柴爿馄饨摊上买碗小馄饨点点饥。他说:“小康啊,做人天天要快乐,开心是一天,否则,不开心就牺牲了这一天。”

杨忠明



黄飞“福彩冻石”雕《玉堂富贵》

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伴随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走过十三个年头。本届博览会将于11月3日—6日在光大会展中心(西馆)举行。博览会将秉承“发扬传统、推陈出新”的原则,展出一批新材料,新工艺原创佳作。

随着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喜欢寿山石、收藏寿山石的队伍逐渐扩大,然而,面对着日益壮大的石雕收藏群体和日渐枯竭的资源,百年老店“青芝田”选择了另辟蹊径,通过反复筛选、比较,最后选择产自新疆,学名为《玉髓》的隐晶质石英硅质玉。因其色彩丰富,有白、红、黄、绿、蓝、等色,故为之取名“福彩冻石”。此石的灵透和色泽是硬玉和软玉无法比拟的。青芝田(正记)传承人陈汶佛为此选送一批颇有寿山石雕功底

的雕刻工艺师去广东玉石加工基地学习,两年后学成返榕,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室,尝试用雕玉的工具,结合寿山石的雕刻技艺,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成功打造出了具有寿山石雕风格的福彩冻石作品。近年来横空出世的福彩冻石雕作品,以其绚丽多彩、晶莹剔透的石色以及精湛的工艺,令石雕界、收藏界的行家目不暇接,惊叹不已。

以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凤荣领衔的中国木雕之城——莆田展团。作为中国最大的木雕,古典家具基地。此次组成了100人左右的工艺大师团队,展示了老中青三代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木雕艺术之作。同时在材料的选用可谓丰富多彩,名贵的沉香木、檀香木、紫檀木、红豆杉加上精湛的木雕技法,莆田木雕已成为收藏家追逐的风向标。此次李凤荣大师将携大型作品《天官赐福》参展。

同时备受大收藏家王世襄推崇的仙游竹雕大师王新明也将再次携其经典之作,亮相此次博览会。竹、木、牙、玉雕刻是莆田名扬天下的名片,广受收藏家的追逐。此次将再次带领大家一睹风采。

杨闻

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古语又说,良玉不琢。这两者看似矛盾,可实质是辩证统一的。

良玉不琢自成画



玉扁舟

春三月

心寄田园



喜鹊登梅



风帆



豌豆红



灵峰



九洲瀑布



补天石

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也许是指一般的璞玉吧。尤其是山料,如果不是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取精用弘以及人文赋予它内涵,则璞玉究竟还是块“石头”而已。

而所谓良玉不琢,是专指那些人们认为出类拔萃的美玉,其佳良质色已经表露无遗,不必再施以刀斩斧凿以“全其美”。这与老子的所谓“返璞归真”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正所谓“大圭不琢美其质”也。古代战国晚期思想家韩非子也认为“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

也”。他反对象玉的雕琢装饰,主张依靠对玉的雕琢装饰以博取人爱是不足取的。而美玉则无须锦上添花,巧夺天工,不然则会弄巧成拙。人类自从把玉从石中分离出来,直至对其深化认知,无一不是取决于人类文化活动的结果。因此,自古谈玉离不开人,谈人离不开玉,已成为我们民族的特质。目前,人们于茶余饭后灯光之下把玩玉件,已成为当今精英们的一种生活时尚,可号称“不玩玉焉称精英”。

近年来,爱玉者把玩及收藏和

田籽料已成为风尚。不事雕琢,不施加工,“真乃良玉不琢,大器晚成”理念之皈依者。如是玩玉人竟然成就了一种崭新的审美理念——即“玉琢为器,不琢亦为器”。使我想起,是幡在动还是风在动之禅问。大师曰:皆非也,是智者之心在动尔。当然能够达到如此级别的玉石,其概率及比例是非常小的。其天生丽质之美,使得任何加工,修饰皆为多余。也正因此,所以才弥足珍贵,谓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也。

当然,在美玉面前,人类并非就无所作为。正在本市豫园举办的

“九天名玉”和田籽料精品展,其展品以小叶紫檀量才施艺的底座,其角度之佳,构思之巧,工艺之精,与天然籽料可谓相得益彰,不遑多让,再配以精美隽永的赏析文字,使之真正成为天人合一的完美作品。这种带有清供色彩的玩赏籽料,璞玉之方法极有新意。

我写此文,正是因为与“九天名玉”有一点共同认知,那就是,美玉何只是形,色,质与人产生共鸣?更深层面的沟通实为人们一直追求的文与质的和谐,内与外的统一之境界。

李博生

刊头篆刻



作者:孔伟华